

9月23日 | 科茲窩 (Cotswolds)

不是一座童話村，而是一整片由石頭、羊毛與歷史共同做成的英格蘭



科茲窩不是一個單一小鎮。我們這一天會從伯福德、拜伯里到水上伯頓，看三種不同的村鎮樣貌；但真正把它們連在一起的，是同一片侏羅紀石灰岩、同一段羊毛繁榮，以及同一種被後世稱為「典型英格蘭鄉村」的風景。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科茲窩，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這些村莊好像是專門為了拍英國明信片而存在。蜂蜜色石屋、低矮石牆、教堂尖塔、小河與石橋，甚至連屋頂的顏色都彼此協調。但這種和諧並不是後來觀光局統一規劃的結果。真正的答案要往地下看——整個地區坐在同一片侏羅紀石灰岩上；再往歷史裡看——中世紀羊毛貿易又把大量財富轉成石屋、教堂、市場與道路。

所以，今天的旅程與其說是去看三個『漂亮村莊』，不如說是沿著同一個故事走三個章節。伯福德會告訴我們羊毛如何把一個中世紀小鎮變有錢，又如何在英國內戰裡留下民主激進派的血跡；拜伯里會把羊毛從大宗商品縮小到一排真正的織工屋；水上伯頓則讓我們看到一條河如何被人為改道、帶動磨坊，再一步步變成今天最受觀光客喜愛的村景。如果三個地方只看照片，它們都很『科茲窩』；如果把故事讀進去，它們其實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主角不是人，而是兩億年前的海



科茲窩丘陵的核心是侏羅紀石灰岩。今天看到的牧場、乾砌石牆、村莊和教堂之所以有高度一致的色調，首先是因為人一直在使用腳下同一種石頭。

科茲窩最能把地質和文化連在一起。大約兩億一千萬到一億四千萬年前，今天的英格蘭中南部有大片區域位於溫暖淺海。海底堆積的碳酸鈣逐漸形成石灰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鰐粒石灰岩（oolitic limestone）。如果近看這種石頭，會看到許多像小魚卵一樣的圓顆粒；『oolite』這個名字本來就來自『卵』的意思。

這片石灰岩後來被地殼運動微微傾斜，再經長時間侵蝕，形成今天科茲窩典型的一側較陡、一側緩緩下降的丘陵地形。而它真正進入人類歷史，是因為這種石頭不只在地下——它太方便使用了。人們拿它蓋房子、蓋教堂、鋪屋頂、砌牆，甚至築橋。

石頭顏色也不是全區完全一樣。科茲窩國家景觀區的地質資料指出，石灰岩會因含鐵量不同，從銀灰、乳白到金黃赭色都有。北科茲窩常見較溫暖的蜂蜜色，因此今天很多人心中『科茲窩石屋』的標準顏色，其實是地質成分造成的。

這種地質一致性，才是科茲窩村莊看起來如此『統一』的真正秘密。每一代人可以蓋不同時代的房子，但只要材料都從附近採石場來，色調和質感就自然會彼此呼應。建築風格可以變，石頭卻像共同語言。

所以看到蜂蜜色石屋時

不要只把它當成一種美學風格。那其實是一段兩億年前海洋沉積，最後變成村莊外牆的地質故事。

乾砌石牆：沒有水泥，卻可以站上幾百年



科茲窩丘陵、羊群與石屋。乾砌石牆不是裝飾，而是農業土地的歷史邊界；石頭從附近土地撿來或採出，再完全靠排列、重量與摩擦站穩。

科茲窩另一個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主角，是一條又一條低矮石牆。這些乾砌石牆（dry-stone walls）不用砂漿黏合，而是由工匠根據石頭形狀逐層排列，讓重量向內穩定、空隙彼此咬合。做得好的牆可以存在很久，而且壞掉時通常能把原石拆下重新使用。

牆的意義也不只是『很鄉村』。它們把公共地、牧場和私有農地切開，是農業制度變遷留在土地上的線條。尤其近代圈地後，大量田野被正式劃分，石牆變成非常醒目的土地界線。

今天這些牆還是小型生態系。牆縫不用水泥填死，蝸牛、昆蟲、田鼠、齧齧、蜥蜴、蟾蜍和各種鳥類都會利用其中空間。也就是說，一項原本為了管羊與土地而存在的農業技術，幾百年後又成了保育景觀的一部分。



乾砌石牆像一條條歷史線，沿著丘陵把牧場切開；牆後仍是今天正在使用的農地。

乾砌石牆像一條條歷史線，沿著丘陵把牧場切開；離我們是今天正在使用的農地。

真正把石頭變成教堂與豪宅的，是羊毛

如果地質決定科茲窩『長什麼顏色』，羊毛則決定它『為什麼有錢到能蓋成這樣』。中世紀英格蘭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就是羊毛，而科茲窩高地非常適合養羊。當地最著名的品種後來被稱為科茲窩獅羊（Cotswold Lion），特色是體型大、長而濃密的羊毛。

中世紀羊毛貿易的規模，很難用今天看到幾隻羊的田園感來想像。優質羊毛被運往英格蘭其他製布中心，也大量出口到佛蘭德斯與義大利等歐洲紡織區。羊在山坡上吃草，看似安靜；但牠們身上的毛其實連著倫敦金融、歐洲商人、港口與國際貿易。

財富一旦累積，就會留下硬體。羊毛商人捐錢擴建教堂、蓋大宅、贊助宗教公會；市場城鎮出現交易所、倉庫、旅店與作坊。這就是為什麼科茲窩一些人口並不多的小鎮，教堂卻大得驚人。這些後來被稱為『羊毛教堂（wool churches）』的建築，本質上就是把羊毛變成石頭。

羊毛也創造很多附屬工作：洗毛、梳毛、紡線、織布、縮絨、染色、皮革加工、運輸和商業仲介。因此，今天那些看似非常寧靜的村鎮，幾百年前其實可能充滿水車、作坊、動物、商人與貨物。科茲窩的『安靜』，很多是後來經濟活動轉移後才出現的。

連「科茲窩」這個名字，都可能和羊有關

一個常見的語源解釋認為，『Cotswolds』可能由『cot』與『wold』組合而來，大意接近『丘陵上的羊欄／牲畜棚』。不過地名研究也提出其他可能，例如和撒克遜地主名字有關，因此不能把羊欄說法當成唯一確定答案。有趣的是，不論名稱最初究竟怎麼來，『丘陵＋羊』都確實極準確地描述了這片地區後來的歷史。

第一站 | 伯福德 (Burford)：羊毛把一個渡口變成市場城鎮



伯福德聖約翰洗者教堂 (St John the Baptist)。人口不大的小鎮卻擁有如此龐大的教堂，就是中世紀羊毛財富最直觀的證據之一。

伯福德的名字本身先告訴我們它為什麼會在這裡。古英語的『burh』有堡壘或設防聚落之意，『ford』則是渡河淺灘。也就是說，這裡最初的價值和牛津一樣，都和『人可以在哪裡過河』有關。

1086 年《末日審判書》已經記錄伯福德。約 1090 年，領主羅伯特菲茨哈蒙授予它市場特許權，使伯福德成為英格蘭很早的一批特許市場城鎮。一旦可以合法定期辦市場，周邊農產品、羊毛、皮革與各種商品就會集中到這裡，商人、旅店、工匠與地方行政也跟著長出來。

伯福德真正的黃金時代和羊毛密不可分。十二到十五世紀，羊毛貿易支撐了縮絨、紡紗、織布、皮革、採石等產業。老街中段的托爾西市場屋 (Tolsey) 就是這個世界的縮影。它約在十六世紀初建成，底層以石柱架空，市場可以在下面交易；商人在此繳市場費、談生意，樓上則是自治鎮法院與行政空間。所以這不是一棟漂亮老屋而已，它曾經是伯福德『錢和法律碰在一起』的地方。

到了十八世紀，伯福德又因驛馬車交通繁榮。地方歷史資料記錄，這裡一度有大約四十班定期馬車經過，旅店與商業極為活躍。但十九世紀鐵路偏偏繞過伯福德，最後一班驛馬車約在 1850 年經過；之後農業蕭條又進一步削弱市場。小鎮因此失去經濟活力。諷刺的是，這種『被現代化繞過』，後來反而幫助許多老建築留下來。

同一座教堂，一邊是羊毛商人的榮耀，一邊是英國民主激進運動的血

伯福德教堂的規模遠超一般小鎮需求，這正是所謂羊毛教堂。建築從十二世紀開始，到了十五世紀在商業繁榮下不斷擴建。商人和地方精英透過小堂、墓碑、彩窗與捐款，把自己的財富與虔誠永久鑲進建築。

然而，1649 年這座象徵地方繁榮的教堂突然變成軍事監獄。英國內戰結束不久，國會的新模範軍中出現強烈不滿。一些士兵認為自己被拖欠軍餉，又反對在政治改革尚未完成前被派去愛爾蘭作戰。他們受到當時激進政治思潮『平等派（Levellers）』影響，要求更廣泛的男性選舉權、法律平等與更具代表性的國會。

部分士兵兵變後向牛津郡移動，最終在伯福德附近被克倫威爾與費爾法克斯的政府軍追上。約三百四十名俘虜被關進這座教堂。1649 年 5 月，三名帶頭者被帶出去槍決；其他囚犯則在生命受到威脅後獲赦免。今天教堂仍紀念這三名士兵，城鎮每年也會舉辦平等派紀念日。

這段歷史很容易被『英國內戰』四個字遮住，但它真正有意思之處，是戰爭勝利後立刻出現的新問題：如果我們說自己是為自由和議會而戰，那麼普通士兵到底能得到多少政治權利？平等派在十七世紀提出的某些主張，當時被視為過度激進；幾百年後，其中一部分卻成為現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想像。

所以伯福德教堂同時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羊毛與自由』記憶：一面是中世紀商業成功蓋出的華麗教堂，一面是三百多年後平等派士兵留下的政治傷痕。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連結：威廉 莫里斯

十九世紀，藝術家與設計師威廉 莫里斯來到伯福德，看見維多利亞時代對古教堂進行大幅『修復』，非常憤怒。伯福德教堂的修復事件成為促使他創立古建築保護協會的重要案例之一。過一會到了拜伯里，同一個莫里斯又會以另一種身分出現——不是抗議者，而是讚嘆者。

第二站 | 拜伯里（Bibury）：全科茲窩最有名的一排房子，本來根本不是住宅



阿靈頓排屋（Arlington Row）。今天像童話住宅，十四世紀最初卻是一棟修道院羊毛倉庫，十七世紀才被改成織工住宅。

阿靈頓排屋（Arlington Row）

拜伯里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太漂亮。照片實在太有名，以至於我們容易把阿靈頓排屋當成一排『很古老、很可愛的英國小屋』。但這排房子的真正故事，其實又把我們拉回羊毛。

大約 1380 年，這裡原本是一座修道院羊毛倉庫。也就是說，它最初不是九個家庭各自擁有的小房子，而是一段和中世紀教會土地經濟、羊毛儲存有關的大型實用建築。到了十七世紀，建築才被分割、改造成織工住宅。今天那些不規則屋頂、突出小窗和一戶一戶的門，是後來幾百年改造累積出來的。

排屋前方的水草地叫掛毛島（Rack Isle）。這個名字不是詩意翻譯，而是非常實際：羊毛或織物經洗滌後，曾經被放到木架上晾乾。於是今天最常被拍照的畫面——石屋、小河、水草地——其實可以完整讀成一套紡織生產線：屋裡有人工作，水提供清洗，前面的草地用來晾乾。

這就是科茲窩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後人眼中的『美』，很多原本只是前人的『工作環境』。一排倉庫和工人住宅，在產業離開後失去原來功能，反而因石材、尺度與環境而變成全英國最被拍攝的街景之一。

威廉 莫里斯說這裡是「英格蘭最美的村莊」，其實不是偶然

威廉 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是十九世紀藝術與工藝運動的重要人物。他反對工業化大量生產造成的粗糙、廉價與千篇一律，也反對把古建築修到像全新仿古品。他相信真正的美應該和材料、手工、生活方式以及時間留下的痕跡連在一起。

因此，莫里斯會喜歡拜伯里非常合理。這裡的石頭直接來自地方地質，屋頂不是工廠規格化產品，建築也沒有完全筆直對稱。國民信託與歷史建築資料甚至指出，阿靈頓排屋今天著名的起伏屋脊，有一部分是古老屋架長期變形形成的。換句話說，它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沒有被『修正』得太完美。

莫里斯曾稱拜伯里為『英格蘭最美的村莊』。這句話後來被觀光宣傳引用無數次，但如果放回他的思想，意思會比較深：他喜歡的不仅是玫瑰爬上石牆的浪漫畫面，而是一種地方材料、手工建造、自然老化與普通生活彼此融合的世界。

而我們剛剛在伯福德看到，莫里斯正因為討厭維多利亞建築師把古教堂『修得太新』，而推動古建築保護運動。到了拜伯里，他喜愛的正好是另一面：不強迫老房子回到某個理想年代，而讓幾百年的改建與老化一起留著。

這一條線把伯福德和拜伯里連得很好

莫里斯不是單純喜歡『古色古香』。他真正關心的是：老東西應該帶著時間活下去，而不是被現代人重新做成一個假的、乾淨的過去。

拜伯里今天的另一個故事，是「美到太多人想來看」

阿靈頓排屋今天仍然是真正有人居住的房子，國民信託持有並出租其中多戶，另有少數可作度假住宿。這讓它和一般露天博物館非常不同。遊客拍照時看到的不只是保存物，而是別人的前門、窗戶與生活。

這也帶來當代科茲窩共同面對的問題：觀光本身如何不破壞人們想來看的生活質感？拜伯里道路很窄、停車有限，阿靈頓排屋旁的坡道也不適合大量車輛。一個原本為幾十戶村民尺度形成的地方，如今要承受世界各地大量遊客。

所以拜伯里的故事從羊毛倉庫開始，後來成為工人住宅，再被莫里斯『發現』為理想英格蘭村莊，最後又變成全球觀光符號。每一次身分轉變，都不是原本建築者能預想的。

第三站 | 水上伯頓 (Bourton-on-the-Water)：那條看似天然穿村而過的河，其實早就被人動過手腳



溫德拉什河（River Windrush）與低矮石橋，是水上伯頓最有辨識度的景象。河和橋看起來像天生為觀光而存在，實際上都和村莊的交通、水力與日常生活有關。

水上伯頓常被暱稱為『科茲窩的威尼斯』。這個稱號多少有點旅遊宣傳的誇張——這裡沒有運河網、沒有貢多拉，真正的主角其實只有一條溫德拉什河。但河水貼著村莊綠地流過，再加上五座低矮石橋，確實創造了非常特別的空間。

村名本身有撒克遜來源：『burgh』有堡壘、營地之意，『ton』則是聚落。而人類活動比撒克遜時期還早得多。村莊北側的薩爾蒙斯伯里營地（Salmonsbury Camp）有史前與鐵器時代活動證據，附近還出土過約公元前 300 年的鐵器時代貨幣條。

羅馬人也重視這一帶。古羅馬福斯大道（Fosse Way）經過村莊西側，連接英格蘭西南與中部。渡過溫德拉什河的位置具有戰略價值，因此附近也有羅馬活動。換句話說，在觀光客出現幾千年前，人們就已經因同樣的理由來到這裡：道路需要過河。



水上伯頓的石橋不是一次蓋成：五座橋跨越約三百年，
卻因使用同一種地方石材而自然融在一起。

水上伯頓的石橋不是一次蓋成：五座橋跨越約三百年，卻因使用同一種地方石材而自然融在一起。

真正有趣的是：今天這條河的位置，不完全是『天然的』

地方歷史資料指出，溫德拉什河過去比今天更寬、更深，而且原本從村莊南側草地流過。到了十六世紀初，河道被引進村莊中心，以便為三座磨坊提供水力。

這件事會徹底改變我們看村景的方式。今天大家最愛坐在河邊吃冰淇淋、拍石橋、看鴨子的那條『夢幻小河』，其實曾經是一項經濟基礎設施。人把河引過來，是為了推動磨輪、加工穀物或其他產品，不是為了讓後人拍照。

五座著名石橋也不是同時一次設計完成。最老的磨坊橋建於 1654 年；中央的高橋建於 1756 年；佩恩橋建於 1776 年；新橋則是 1911 年由地方捐助者興建；最年輕的加冕橋到 1953 年才出現。所以今天看起來非常統一的一組石橋，其實跨了三百年。

它們之所以還能看起來像同一個地方，還是回到最初那個答案：地方石材。時代不同、功能不同，只要繼續使用科茲窩石，新的東西就能自然接進舊景觀。

這個今天很柔和的河畔村莊，英國內戰時其實站在王室這一邊

英國內戰期間，水上伯頓一帶偏向保王派。當地教區牧師湯瑪斯 坦普爾曾擔任王室王子教師，查理一世也曾多次來訪。王政復辟後，查理二世還把坦普爾任命為布里斯托主教，以表彰他對父王的支持。

這和早上伯福德的平等派故事形成很有意思的對照。同一天、同一個科茲窩，我們會先在伯福德看到克倫威爾軍隊鎮壓要求政治改革的士兵；到了水上伯頓，又走進一個地方傳統上支持國王的村莊。科茲窩並不是一片與國家政治無關的田園背景；內戰時代的分裂，同樣穿過這些安靜村落。

一個村莊後來出名到，居民乾脆在村裡再蓋一個自己

二十世紀的水上伯頓逐漸成為觀光地。最可愛的產物之一，是老新旅店後方的模型村。1930 年代，旅店主人決定用真正的科茲窩石，以九分之一比例做一個完整的水上伯頓。

模型並不是創造一個想像村莊，而是照著當時真實街道、教堂、房子和河流縮小。更有趣的是，模型村裡連『模型村』自己也做成更小比例，因此出現一種像鏡子照鏡子的效果。2013 年，這個模型村甚至被列為二級登錄建築。

這件事其實很適合當作科茲窩一天的結尾。一開始我們在看地質如何決定真實村莊的樣子；到了最後，一個真實村莊因為太有辨識度，竟然能被完整複製成自己的模型。科茲窩的『地方特色』強到連縮小九倍，人們仍然一眼認得出來。

為什麼科茲窩讓人覺得『時間停住了』？其實是繁榮、衰退和保存三件事一起造成



我們心中典型的科茲窩：石屋、羊、草坡。這種田園印象不是從來都這麼寧靜，而是歷史經濟轉變後留下的視覺結果。



拜伯里的阿靈頓排屋看似恆久不變，其實從倉庫變工人住宅，再變國家級保護建築與全球觀光符號。

科茲窩之所以保存這麼多老建築，有一個不太浪漫的原因：它曾經失去經濟重要性。中世紀羊毛繁榮過後，產業重心改變；工業革命的新工廠更偏向煤田、運河與大型城市。到了十九世紀，鐵路也繞過一些小鎮，農業蕭條又進一步壓低地方繁榮。

伯福德的地方紀錄甚至描述，鐵路和驛馬車消失之後，小鎮一度衰落到『街上長草』。這對當地人當然不是好事，但從後世角度看，經濟停滯意味著比較少大型重建、工廠與都市擴張，大量舊房子反而被動保存下來。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情況又反轉。威廉·莫里斯和藝術與工藝運動的人開始把這些『落後』村莊視為一種被工業文明遺失的美：地方石材、手工工藝、不規則老屋與人尺度的街道，突然從經濟停滯的象徵，變成文化資產。

二十世紀汽車普及後，科茲窩更進一步成為城市人尋找『真正英格蘭』的地方。觀光帶回新的收入，也帶來新的壓力。今天的科茲窩因此既不是純粹中世紀，也不是純粹自然保留區，而是一個數百年經濟起落、文化想像與保育政策共同維持出來的生活景觀。

所以「像童話」其實是最後一層

蜂蜜色石屋之所以留下來，不只是因為它們漂亮。先有侏羅紀石灰岩，再有羊毛財富建造它們；接著產業衰退讓很多地方沒有被大規模更新；最後又有莫里斯式的保存觀念、登錄建築制度與國家景觀保護，把『老』重新變成值得珍惜的價值。

讀完再去，三個地方就不會只剩三組漂亮照片

伯福德最值得記住的，是一個渡河點如何因市場與羊毛變成富裕城鎮，又如何在一座巨大羊毛教堂裡，留下十七世紀平等派士兵的命運。那裡的石頭同時記著商人的錢，也記著民主權利還很遙遠的年代。

拜伯里最值得記住的，是『美』原本完全不是目的。阿靈頓排屋先是羊毛倉庫，再是織工住宅；前方草地曾經晾毛。幾百年後，威廉·莫里斯才把這種地方材料、時間痕跡與手工建築看成工業社會失去的理想。

水上伯頓則提醒我們，最自然的村景也可能是功能工程的結果。河被引進村中心是為了水力磨坊，石橋三百年內一座座加入；到了二十世紀，原本的生產空間又變成觀光風景，甚至被縮小複製成自己的模型。

三個地方看完之後，科茲窩最迷人的也許就不再只是『英國鄉下很漂亮』。真正讓它有厚度的，是石頭、羊、人、商業、宗教、政治、工業化、衰退與保存彼此疊在一起。而我們從車窗看到的一條乾砌石牆、一群羊或一排蜂蜜色屋頂，其實都只是這個很長故事露在地表的一小部分。



科茲窩真正的主角，最後還是整片景觀。知道故事之後，田野和石牆不再只是背景，而像是一張把地質、農業與幾百年生活方式一起保存下來的地圖。

主要資料來源

- 科茲窩國家景觀區（Cotswolds National Landscape）：侏羅紀鮪粒石灰岩、地形、乾砌石牆、歷史文化景觀、羊毛貿易與科茲窩地方特色等資料。
- 伯福德鎮議會與托爾西博物館：1086 年記錄、約 1090 年市場特許、羊毛與地方產業、驛馬車時代、鐵路繞過城鎮及近代衰退等地方歷史。
- 伯福德聖約翰洗者教堂與英格蘭歷史建築局：羊毛教堂建築、1649 年平等派兵變與囚禁、三名士兵被處決，以及維多利亞時代修復對威廉 莫里斯古建築保護思想的影響。
- 英國國民信託與英格蘭歷史建築局：拜伯里阿靈頓排屋約 1380 年作為修道院羊毛倉庫、十七世紀改為織工住宅、掛毛島及威廉 莫里斯對拜伯里的評價。
- 水上伯頓旅遊資訊中心與地方歷史資料：撒克遜地名、史前與羅馬遺跡、溫德拉什河改道以供三座磨坊使用、五座石橋年代及英國內戰期間的保王派關聯。
- Cotswold Sheep Society：科茲窩獅羊的品種歷史與當地羊毛文化。

圖片包括科茲窩丘陵與乾砌石牆、伯福德教堂、拜伯里阿靈頓排屋與水上伯頓河景。所有圖片在嵌入 PDF 前均先縮小並壓縮，以保持適合透過 LINE 傳送的檔案大小。